

二月河文集

雍正皇帝

恨水东逝

二月河 著



二月河文集

雍正皇帝

二月河 著

恨水东逝

江苏文艺出版社
江苏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雍正皇帝. 卷三, 恨水东逝 / 二月河著. -- 武汉 :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8.11
(二月河文集)
ISBN 978-7-5354-7770-5

I. ①雍… II. ①二…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
当代 IV. ①I24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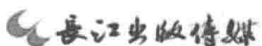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98828号

责任编辑: 张远林 周 阳

责任校对: 陈 琪

封面设计: 翟跃飞

责任印制: 邱 莉 杨 帆



长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中印南方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 34.25 插页: 8页

版次: 2018年11月第1版

2018年11月第1次印刷

字数: 430千字

定价: 198.00元(全三册)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甘凤池……方

知李卫一片心地要

结纳自己，喟然一

叹道：「……今日

一会，方知天外有

天，人外有

人……」



李绛腾地红了

脸。他再也忍不住

了：「……言利之

臣——你是个小

人，我要具本参

你！」「悉听尊

便。」田文镜身子

稍微晃晃，头也不

回便往北岸回去。



恨水东逝

「诸臣工！」雍

正收了笑容……

「……现在已是雍正

六年，从今年起，要

普天下推行雍正新

政，刷新吏治，均平

赋税……造一代极盛

之世，自今日始！」

雍正皇帝

雍正



「朕只想告诉你，你和一个人长得太像了。朕是说说不出的疼怜你……只要你说出来，朕做得到的，什么都给你！」

引娣……乍着胆子道……「请万岁放十四爷一马！别……别……」



李卫眼见邢家四

兄弟过来，断喝一

声：「拿了！」……

那蔡云程……棱着眼

问：「你们哪个衙门

的？我们三爷如今是

万岁爷身边第一

人……」弘历突然怒

喝一声，「打！使劲

打！」



田文镜「啪」地

一拍椅背站起身

来……说道：「罢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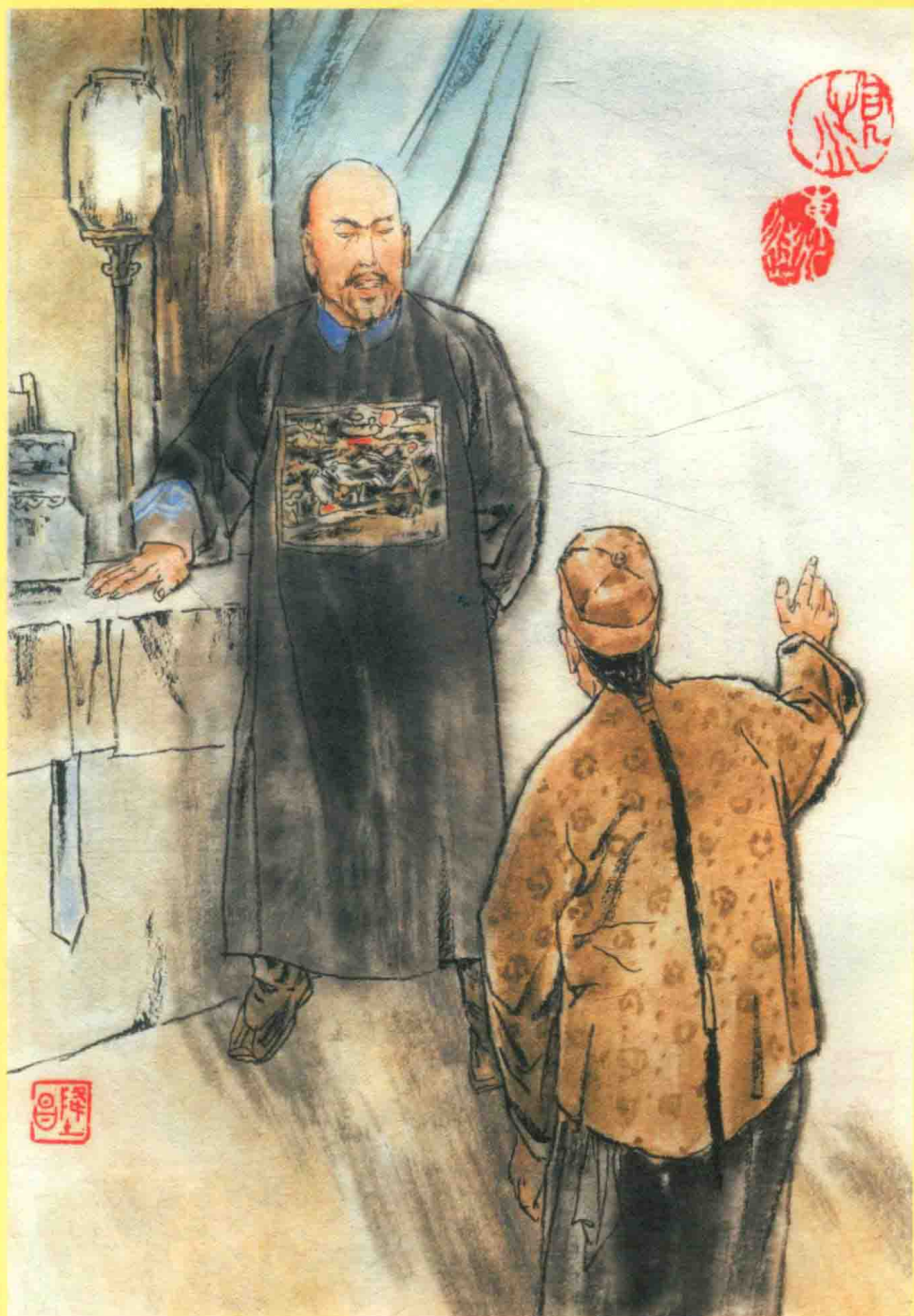
抗命聚众闹事，大清

史无前例，早已惊动

朝廷四海皆知，怎么

能不疼不痒一散了

之？……」



恨水东逝

弘历陡然又想

起妙手空空那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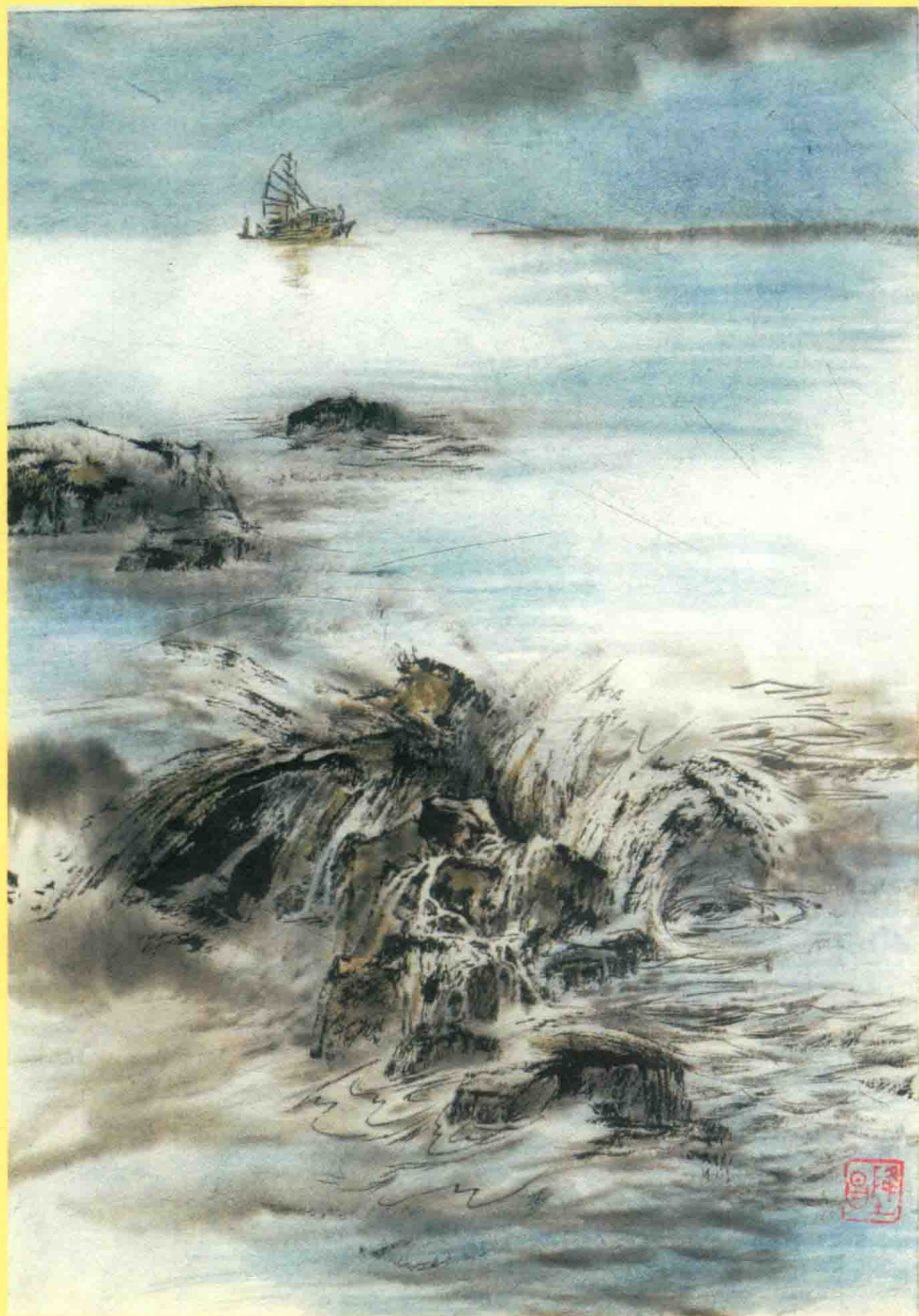
诗，「鹤鹑原」三

字闪电一般划过脑

海——果然是老三

要加害于我……

雍正皇帝



弘时一记杀手

铜突然打向允禩，

京华震动。允禩允

禑允禴三位王贝勒

府家人残余的也有

将近四千人，图里

琛的九门提督衙门

倾巢而出各府里突

袭撵人……



「十四爷，我

来看你，实在想得

慌。」引娣的泪水

再次夺眶而出，挨

身坐在允禩身边，

哭着道：「……皇

上待我很好，没有

欺侮我……」



「你有什么事

奏朕？朝中还有奸

臣……廉亲王背后

另有其人！隆科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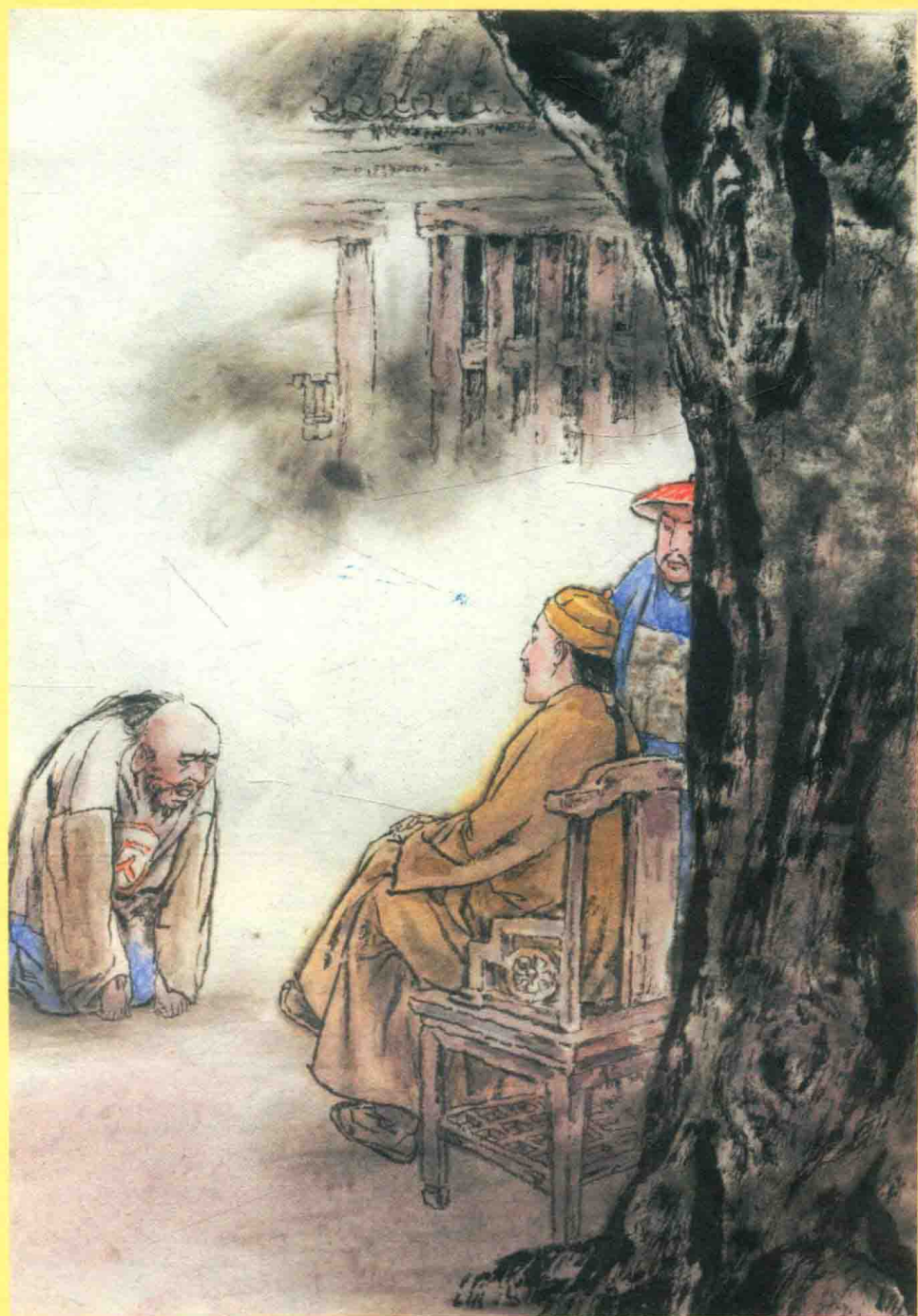
多少有点意外，看

了雍正一眼说道，

「……万岁，此事

非同小可。容臣细

思后再奏。」



目 录

第 一 回	孤弱女羈押归京师	守陵督客旅逢异人	1
第 二 回	贾道士挟术演神技	李制台行医救畸零	11
第 三 回	黑嬷嬷闲说江湖道	奉天王违制进京华	22
第 四 回	澹宁居雍正会风尘	畅春园飞语惊帝心	31
第 五 回	谆谆语旧主慰旧僚	关关情仇兄会仇弟	42
第 六 回	情怡王情说囹圄人	雄心主雄谈治世图	53
第 七 回	心意不投引娣抗颜	背水一搏密室划策	63
第 八 回	隆科多贬官忧罪谴	廉亲王晤对侃治术	73
第 九 回	李巨来沽清判遗案	宝亲王奉诏下江南	84
第 十 回	政见不一黑猫黄猫	志趣相投无情有情	94
第 十 一 回	巡河防风雪会故交	论政治歧道天津桥	103
第 十 二 回	钱师爷幕府展狡计	贾士芳酒肆逞异能	114
第 十 三 回	悌党争枢臣谋善策	怀私意诸王议整顿	124
第 十 四 回	揣叵测弘时会庄王	狱文字名士遭奇辱	134
第 十 五 回	世袭王庙见消意气	雄猜帝朝会颁新政	144
第 十 六 回	论朋党明堂起纷争	弹幸臣允禩闹龙庭	156
第 十 七 回	赫然天威雍正惩弟	怀刑畏祸弘时下石	167
第 十 八 回	弥反侧议政清梵寺	念亲情允禩蒙宽典	179
第 十 九 回	活出丧贝勒逃命劫	承严旨廉王遭抄检	189
第 二 十 回	感途穷允禩散余财	统全局雍正息狱讫	200
第 二 十 一 回	妙手空空投诗报惊	天潢贵胄巡视粥棚	210
第 二 十 二 回	仁义皇子挫强救弱	诰命夫人闲说邪教	223

- | | | | |
|-------|----------|----------|-----|
| 第二十三回 | 督署堂李卫设祖饯 | 驿馆店大员互攻讦 | 233 |
| 第二十四回 | 察吏情弘历巡河务 | 抗酷政秀才罢科考 | 245 |
| 第二十五回 | 感皇恩抚台效孤臣 | 恪圣道学台纵首犯 | 257 |
| 第二十六回 | 风涛黄水弘历遇险 | 同舟共济倩女显能 | 267 |
| 第二十七回 | 槐树屯阿哥尝果报 | 析案情手足惊相残 | 278 |
| 第二十八回 | 遮掩周张信口雌黄 | 曲心魑魅随意酬唱 | 291 |
| 第二十九回 | 避暑庄君臣论世情 | 热河官乾纲抑党争 | 302 |
| 第三十回 | 弄神通道士疗沉痾 | 逞巧智阿哥迁家奴 | 313 |
| 第三十一回 | 八福晋撒泼闹御苑 | 乔引娣承恩会旧情 | 325 |
| 第三十二回 | 贾道士蒙宠入宫闱 | 废太子染恙归大梦 | 337 |
| 第三十三回 | 雍正帝苛察论人心 | 诚亲王政暇娱府邸 | 348 |
| 第三十四回 | 俞鸿图得意忘形骸 | 雍正帝折节抚远臣 | 359 |
| 第三十五回 | 慰名臣妾庶封诰命 | 析谣言父子生疑猜 | 370 |
| 第三十六回 | 隆科多囚狱告御状 | 雍正帝冥筵明孝心 | 381 |
| 第三十七回 | 杀名优皇帝严宫禁 | 诛妖僧士芳邀恩宠 | 393 |
| 第三十八回 | 庸阿哥暗会落难生 | 失意客撒手绝尘嚣 | 405 |
| 第三十九回 | 莽张熙游说西宁城 | 智东美苦肉诳真情 | 417 |
| 第四十回 | 泄郁忿再兴文字狱 | 明心志颠倒奇料理 | 428 |
| 第四十一回 | 意未尽怡亲王骑鲸 | 情恋误雍正帝种祸 | 440 |
| 第四十二回 | 举丧嬉戏允祉削位 | 奉旨还京都院训顽 | 452 |
| 第四十三回 | 考校刑讯啼笑皆非 | 名臣强项片语释怀 | 463 |
| 第四十四回 | 文盘武功弘历纳士 | 持正割爱弘时被擒 | 475 |
| 第四十五回 | 义灭亲挥泪诛亲子 | 勤躯倦忧时托政务 | 489 |
| 第四十六回 | 当断不断畏祸失机 | 邪道伏诛血溅红楼 | 502 |
| 第四十七回 | 烽火起西疆再传惊 | 神思昏御苑扰邪祟 | 515 |
| 第四十八回 | 军情失利边将讳败 | 亲情乍变鸷君董忧 | 526 |
| 第四十九回 | 鼎丹烛影千古谜案 | 白虎玉兔同赴大真 | 536 |

第一回

孤弱女羈押归京师 守陵督客旅逢异人

深秋，凄风苦雨中，一队络车在泥泞的黄土驿道上艰难地行驶。沿燕山绵延东西数百里的古长城都被蒙在似雾似霾的雨帘里，被雨淋得黑沉沉的老墙和城上锯齿样的堞雉巍然兀立着，时而被缓缓飘过的团云遮蔽，时而又透过云缝绽露它带着威压的峥嵘，沉默地望着这队络车。满山枯老的荆树，三尖两边形似手掌的叶片或橙或紫或黄或赤，时而在沙沙的雨中簌簌抖动，时而在凉透了的秋风中摇曳着湿漉漉的枝条。偶然从谷口袭来一股贼风，卷起驿道旁树上五彩斑斓的叶子，像受了伤的蝴蝶被什么无形的扫帚猛地扫起来，又无力地随着湿凉沉重的雨水向护卫络车的军士身上“砸”下去。几十名护卫军士都是一色新的夹袍夹褂，穿着米黄油衣，泡透了的牛皮靴子踩在泥沙道上，发出咯咕咯咕古怪的响声。看来他们都是受过严格训练的，尽管这样的天气，走这样的山路，却绝没有一个人倚倾歪斜踉跄不堪的。前后五步一个人夹车而行，连脚步都像操演似的踩着节拍。偶尔有人“咕咚”一声，结结实实摔在泥水里，也都是一挺身跳起来，目不斜视地按着腰刀继续走路。

络车最后边的是马陵峪总兵范时绎。这是个四十五六岁的中年汉子，四方白净脸，平平的两道一字眉像是用毛笔画出来的，只眉稍稍向上挑一点，透着冷峻和傲岸。露在油衣外如杵粗的辫子直垂到腰间，慢慢地摆动着，滴着水。他是朝廷三品大员，照规矩满可以坐大轿的，也许是护卫差事紧要，也许要给自己带的兵作表率，除了坐下一匹枣骝马，其余遮雨器具与兵士一模一样。他骑在马上双目端视远方，右手握着冰冷的剑柄，像是在思索着什么，又似乎什么也没想。

突然，前头路上一乘飞骑打马狂奔而来，泥水满身的马刚刚站稳，一个戈什哈滚鞍下来，平手向范时绎行一军礼，禀道：“范军门，洵河

和靠山镇边的三岔河口涨水，石桥冲塌了。这里的车过不去，请军门示下！”

“当兵的，逢山开路，遇水造桥，还用请示？”范时绎勒住马，盯视着戈什哈，徐徐说道，“立刻和靠山镇那边驿站联络，十三爷今早已经到了那里。这是他老人家的差使，你们仔细着了！”“十三爷”是当今雍正皇帝的弟弟怡亲王，护卫十几辆这么普普通通的油壁车，竟劳动他奔波二百余里亲自接应！那戈什哈怔了一下，说道：“是！标下知道差事要紧。不过方才标下到河边看了，沟河涨得太凶，前头打站兵士几次搭桥都没成功。请示军门，是不是往北绕道从沙河店过去，那边的桥修得结实……”范时绎听了一时没言声，摆手命络车队停下，方才对戈什哈道：“走，带我去看看。”

“喳！”

于是二人打马一阵急行，约走五里远便远远听见沟河激流的咆哮声传来，又趲行二里地，果见沟河横在前。范时绎的军队隶属军机处和直隶总督双重统辖，专门守护清室皇陵，是“善捕营”马陵峪大营兵，名符其实的“御林军”。虽驻兵遵化，几乎每个月都要进京述职，不知从这里经过多少次。他从来也没见过这条温驯如处子、芳草芦花遍布河床的沟河会变得如此狰狞：淅淅沥沥的雨中，呼啸的洪水仿佛受不了夹岸岩山的挤压，从西南狭窄的河道冲决逆波直泻而下，在沟河桥一带三角盆地陡地一个转弯，又向东南折下。从北燕山汇下来洪水混浊得像稀粥，也从这个三角地入沟河，两股水汇融相激，撞击起丈余高的浪花，不胜躁怒地在这个三角大潭中追逐。滚滚波涛像一锅翻花沸沸的水，焦急地、没有规律地旋转滚淌，寻找着发泄的出口。河涛的狂啸声、拍岸声，水底巨石的滚动声，混混沌沌融成一片，在暗得黄昏一样的天穹下，显得异常令人恐怖。百余名兵士疲惫不堪地站在被震得簌簌发抖的岩石梯道上，手中拿着木槌、斧子等造桥工具，岸边道上七零八落地放些麻包蒲包，看样子已经几次试过造桥，二十几根碗口粗的桩木像草节棍儿做的漂在水上时沉时浮。范时绎略一看，便知自己“遇水造桥”的指令绝不可行。他凝神望望对岸，也只一箭之遥，却是水雾弥漫看不清楚，似乎也有人向这边眺望。因回头问道：“那边是十三爷的人？”见那